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中鑒　中論　典論

中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夫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

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恒、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敎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卨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淫巧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敎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敎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本書憂作文

求作進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咨度作讒嫉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
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
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
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
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
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
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
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

管作省

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勸功四曰褒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赦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與上恐脫則字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淸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苟無乎字補之

精疑作情訛之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淸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淸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擧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

下有子上有胡字

違天也以婦姦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擧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德作夏商

義作公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故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靜嬖孽

不作茲謂主乎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

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
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三曰尸罷以非
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
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黜

導下有非字先作引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
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
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進諫作止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鯀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衆之寇淩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

已矣作不近也三字

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撿、言必有防、行必有撿、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敎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

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也、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此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

墮下有於字　撫其心作謂子張　及作反

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爲人役也、

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擧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知作攻

承有舊
作未良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睫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閾槷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

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為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予心、出乎予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

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愼作植

乎疑之誤

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愼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庳則水縱、友邪則己僻、是以君子愼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

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為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

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勸作勤
思作志

皆以作
以人皆
三字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勸人之思且先王
之末敎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
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
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
足己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己之心
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
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己不見謗聲若雷而
己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
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

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驅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恃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不其然耶、

帝者昧旦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鱄蘧伯玉而獻

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宫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內實姦邪外慕古

君子則舊作君子情改之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鈦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日雖作雖白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爲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絶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愼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頪作類

其親作親戚

怨讟作死亡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埍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苟麤識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力匱竭怨讟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騷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蛹臺殿如猛穽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滲滌肴饌如糞土衆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我也如是其甚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賴下有焉字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
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
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
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
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
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
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
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
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

不勸不懼上共有民字

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

禮記所以二字

在下丘
文下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

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閒

潛當作僭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竟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匱、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幷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吏、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趍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為後之監誡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為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為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為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

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
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
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
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
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
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
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
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絀降之
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既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别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

稱其類已久、之為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為之先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出為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為嗣矣、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魏志注所引共論歎下有心字

忌恐當作忘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加此琦豈忌晨梟北犬之獻乎隔戶屚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

試恐當作誑

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僞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梵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射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菹夷滅爲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懷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紿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
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
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
紿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
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
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廁梁言
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
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
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

嬪疑娼

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衆梲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梁梲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

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而略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輗輨之在車無輗輨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傾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輨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傾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為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恥也曰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

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妻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屍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損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

昭昭之行，而成愚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淸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淸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淸也，又將使淸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淸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

必須至亡也百三字恐當從正文
延[illegible][illegible]

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瘳亦遠良醫急於速瘳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實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

忘疑忌

不得脩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損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慎愛

大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

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蹋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追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弄疑弄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己不見、無善而己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闇、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為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毁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伊嘗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

臣哉故爲君者求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試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

忠者禍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苟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

成恐戒

或感

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關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

阿下恐有脫文

有下不字恐衍

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為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之此為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為臣而萬臣為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為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愼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為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為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墻

之表有所不驗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誠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蹤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

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為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懼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乎大姦造誹謗虛書叛逆役縣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文相敘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願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

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遠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灾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

脩疑循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豐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戩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塡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泰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

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强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謏、身没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名則二字似衍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宏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爲新家哉、推討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理訟臯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

於澤者天以爲負冒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
君以爲耻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
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
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
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黈纊
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
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
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
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氂之善必有所勸罰

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
濁汚之人，移薄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
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
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
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
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
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蹇駘必
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
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眞偽，考察變態，在於幽

恩上恐有脱字

二奸字疑一有誤

寘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

士疑當作上哉
毛

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諸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騃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上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怨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怨之以勁乎此七怨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怨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敕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易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

危字上下疑有脫文

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

以上凡脫是字

嗣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授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

車下疑脫則字

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劍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

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
其卑庶買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
至賤于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
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
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
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
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
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
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

若為苟若疑有誤字

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為苟若此患為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姦挹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盎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為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典恐當作與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毁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毁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譏於燕章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

未之有也衍

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

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異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即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

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為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為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

羣術也以恐有脫文誤字

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與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閑情無欲者上也咈

純當作拒

莊王誤作共王

其豔當作豔其

心消除者攻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疏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嚇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恭王終謚爲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愼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愼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

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爲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

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覩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姦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

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甯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晩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字似衍

其蹔頻當作暫須其

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蹔頻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怖望上官

錄字恐衍

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為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生疑言

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謇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咈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

千至貴、以至稀問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

面恐而字誤

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

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
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
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
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
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
寞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
帷幄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
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
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

見之禍恐有誤字

導實疑有誤字

庶幾疑有誤字

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一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

也、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莅、無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遠追豹產、近蹤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

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罔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宏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効、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